

人类文明演化与南海文明

文 | 秦子忠

南海,处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的东南亚大陆,自古以来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多元文明交互融合的区域,当下又成为现代世界经济中心由西向东偏移的活跃区域,具有引领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巨大潜力。

从丛林到草原,人类一路迁徙变迁,生存状态极不稳定。直到距今1万年前,人类进入农耕生活方式之后,才有相对稳定的经验积累。这种积累主要通过故事化的传说、壁画、舞蹈等形式进行,在文字发明之后,又以文字的形式进行传播。文字故事对人类各个族群的影响非常关键,它们在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积淀成了不同的区域性文明,即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等。这些区域性文明大体上相当于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文明,其形成时间大概是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这600年,从人类的演化来看,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在这一瞬,西方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产生了孔子、孟子。这一瞬间是人类从自然中分化出来的一个突破性阶段的开始。笔者用“文明1.0”来表示自此以后的人类文明演化进程,其核心内涵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觉醒。

“文明1.0”是人类在解决生存问题过程中形成发展的。当人类整体解决生存问题后,存在意义的

追问便会逐渐凸显。中国古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就揭示了这一文明演进规律。笔者将接下来的历史阶段称为“文明2.0”:这是一个在全球化和数字智能技术双重驱动下展开的新纪元。技术的迭代升级不仅加速了这一进程,更突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限制。需要指出的是,“文明2.0”并非历史的终点,而是面向未来持续演进的开放体系,人类文明将在此基础上不断向更高形态跃迁。

在近代数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西方文明凭借工业革命的技术优势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活力,迅速崛起。这一文明形态首先在西欧地区孕育成熟,随后以两种路径向外扩张:一方面向东欧、中东地区推进,却在中东遭遇了强大的文明阻力;另一方面则借助工业革命催生的先进航海技术,通过海上通道绕过障碍,实现了跨洲际的文明传播。富有历史戏剧性的是,西方航海家原本的东方探索计划因航线偏差而意外抵达美洲大陆,随即在此建立起广阔的殖民体系。此后,他们又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环南海这片陆海交织的战略要地。在这种扩张过程中,西方文明逐渐构建起一个以自身为中心、其他地区为边缘的现代世界体系,这个体系本质上体现着不平等的文明权力结构。

在西方文明推行的同质化进程中,由于未能认识到文明普适性的边界,被同化地区的文明主体往往难以作出有效的文化回应。然而,中华文明却展现出独特的韧性:凭借广袤的地理纵深和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通过平衡西方列强的力量而让当时的中国得以保持着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故而中西文明之争并没有瓦解中华文明的根基。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全球影响力,标志着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这本质上是对西方文明同质化浪潮的历史性回应。这一进程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文明普适性的边界所在。就像在河边不同位置投石头,每个落点都会产生一圈圈向外扩散的波纹,最终这些波纹会在某处相遇交融。每个落点形成的“圆心”代表着不同文明的内在价值。作为人类共同的经验文化积累,它们具有“家族相似性”,但各自的异质性又使其无法完全相互同化,这正是文明边界的本质体现。

语言作为经验文化积累的象征系统,构成了文明边界的表层形态。举例来说,英语能力的有无决定了一个人能否跨越英语世界的边界,中文的掌握程度同样划定了理解中华文明的界限——不过这类语言边界是可以通过后天学习